

# 伊斯兰温和力量在阿拉伯世界的崛起

□ 郭宪纲

〔关键词〕伊斯兰温和力量、穆斯林兄弟会、阿拉伯世界

〔提 要〕在2010年底开始的阿拉伯世界动荡中，各种力量激烈博弈，局势异常纷繁复杂。在这种扑朔迷离的进程中，以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为代表的伊斯兰温和力量脱颖而出。他们审时度势，参加了世俗宪政体制下的议会和总统选举，并取得不菲的成绩。伊斯兰温和力量在军事强人政权垮台后能够脱颖而出，是其放弃建立神权统治的目标、接受政教分离的宪法原则和选择和平手段的结果。尽管仍将面临一系列挑战，但只要坚持走与世俗力量和解的道路，顺应世界现代化的潮流和人民的意愿，伊斯兰温和力量将会创造新的辉煌历史。

〔中图分类号〕D737.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 ( 2012 ) 5期0082-10

〔完稿日期〕2012年8月6日

〔作者简介〕郭宪纲，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一股新的力量——伊斯兰温和力量，正在阿拉伯世界旧政权倒塌的废墟上兴起，成为建立新秩序的主角。这股力量脱胎于激进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其温和化的标志是摒弃了原教旨主义建立政教合一的神权统治的目标，接受了世俗的政教分离的宪法原则，选择和平手段，组织政党参加议会和总统选举，以实现建立社会公正的政治诉求。伊斯兰温和力量改变原教旨主义的目标和手段，是出于战略性而非策略性的考虑，因为在世界发生根本变化和进入全球化时代的背景下，呼吸了外界新鲜空气的阿拉伯人民，不愿再回到黑暗的中世纪。同时，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恐怖主义政策伤及大量无辜平民，

也受到越来越多的谴责，在阿拉伯世界的市场愈来愈小。在这种形势下，伊斯兰温和力量大幅度调整政策，与昔日激进色彩决裂，以适应正在巨变的世界。在伊斯兰温和力量崛起中表现突出的是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其领导人已成为埃及首位民选总统。由于埃及是阿拉伯世界的领头羊，穆斯林兄弟会又是最早出现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不仅存在于埃及，而且有广泛的国际分支机构，遍布阿拉伯世界，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因此，穆斯林兄弟会的变化带有普遍意义。同时，其他阿拉伯国家的伊斯兰力量也开始调整政策，更加理性。这反映了伊斯兰温和力量顺应民意，在阿拉伯世界顺势而为的历史变化。

## 一、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与时俱进

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成立于1928年，其目的是通过暴力手段在埃及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推翻腐朽的封建王朝，驱逐西方殖民侵略者，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政权。在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运动中，穆斯林兄弟会与世俗的革命力量进行了密切合作，并联手与以色列军队作战，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斗争，以收复被占的阿拉伯领土。

但是，由于建国理念相距甚远，穆斯林兄弟会与世俗革命力量在推翻封建统治、实现民族独立后分道扬镳，互为死敌。1952年埃及七月革命后，在军事强人政权统治下，穆斯林兄弟会长期处于被压制状态，如不能参加选举，领导人长期遭到关押等。其间，穆斯林兄弟会进行反思，强硬派逐渐分离出去。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穆斯林兄弟会吸取了与世俗政权为敌的教训，主张通过和平宣教的方式，来促使埃及社会重返正统伊斯兰。<sup>[1]</sup>由此，温和派开始走上了议会政治的道路。1984年，穆斯林兄弟会以新华夫脱党候选人的名义参加了议会选举，赢得了埃及人民议会9个席位，这是穆斯林兄弟会首次进入埃及议会。在1987年举行的新议会选举中，穆斯林兄弟会与社会主义工党和自由者党结成伊斯兰同盟，共赢得64个席位，其中31席属穆斯林兄弟会。<sup>[2]</sup>面对穆斯林兄弟会的选举战绩，穆巴拉克政权以穆斯林兄弟会牵涉暴力事件为由，对其参选设置障碍。在世俗政权压制下，穆斯林兄弟会表现冷

---

[1] 涂龙德、周华：《伊斯兰激进组织》，时事出版社，2010年版，第63-64页。

[2] 同上注，第68页。

静,未做出激烈反应,而是积蓄力量,等待时机。2010年埃及发生动荡,穆巴拉克下台。蛰伏多年的穆斯林兄弟会抓住历史机遇,以理性和非暴力的面貌崭露头角。

首先,组织政党,参加选举。按照埃及当下法律,作为宗教组织,穆斯林兄弟会不能参与议会和总统选举。穆斯林兄弟会成员针对这种情况,以个人名义于2011年4月30日成立了自由与正义党,合法走上政治舞台,并在当年11月议会选举中获得40%的席位,该党总书记穆罕默德·萨阿德·卡塔特尼担任会议长。2012年6月,自由与正义党主席穆尔西赢得总统选举的胜利。这标志着穆斯林兄弟以灵活的方式,成功绕开了宗教组织不能参加选举的法律障碍,取得了初步的胜利。

其次,尊重政教分离的世俗宪法原则。穆斯林兄弟会成立之初的目标是建立政教合一的神权统治,以伊斯兰法来治理社会。但是,埃及和整个中东的局势已发生了深刻变化,原有的构想已失去了实现的基础。因此,穆斯林兄弟会改变初衷,一再表示要遵守世俗宪法原则,以打消埃及民众和国际社会对其上台后推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政策的疑虑。2012年5月31日,穆尔西在新闻发布会上强调奉行“五不政策”:一是穆斯林兄弟会不一党独大,二是不干涉新闻自由,三是不忽视基督徒的利益,四是不给军队和警察特殊待遇,五是不强迫妇女戴面纱。<sup>[3]</sup>“五不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人们对穆斯林兄弟会上台后将埃及拉回中世纪的担忧。

正如自由与正义党副书记埃里安在接受采访时所说,穆斯林兄弟会无意把伊斯兰教的价值观强加在埃及人民身上。“我们代表的是一个中庸和公平的政党。我们是公平地落实伊斯兰教法的基本精神,也就是尊重个人与个人权利。”他还说,穆斯林兄弟会不认同努尔党的强硬路线,也不认同要求埃及人民在日常生活中严格遵守伊斯兰教法的做法。“我们尊重所有人对宗教及生活方式的选择权。”<sup>[4]</sup>

第三,与伊斯兰激进派拉开距离。穆斯林兄弟会在议会选举获胜后,否认将与萨拉菲派结盟组建“伊斯兰政府”,表示执政的基础是伊斯兰教,但

---

[3] “埃及再次爆发大规模示威游行 官方称79人受伤”,人民网,2012年6月3日, <http://world.people.com.cn/GB/18058374.html>.

[4] “Muslim Brotherhood: We won't impose Islamic values on Egypt,” *The Associated Press*, 4 December 2011, <http://www.haaretz.com/news/middle-east/muslim-brotherhood-we-won-t-impose-islamic-values-on-egypt-1.399440>.

要保证能够被大多数埃及人接受。穆尔西胜出后，在与各方进行了广泛磋商的基础上，于2012年7月25日任命专家型的独立人士希沙姆·甘迪勒出任总理并组阁。8月2日，新内阁组成并宣誓就职。在新内阁中，穆斯林兄弟会成员只占4名。令人耳目一新的是有2位女性部长，其中一人为基督徒。而激进的伊斯兰组织萨拉菲光明党却无一人入阁。这表明，穆尔西总统遵守其在组阁中以国家而非党派利益为重的承诺。

第四，法制至上，依法行事。穆尔西总统于7月8日发布命令，要求2012年6月14日被最高宪法法院解散的人民议会恢复工作，直到新议会选出。但是，当埃及最高宪法法院于7月10日裁定穆尔西总统8日发布的重启人民议会工作的总统令违宪后，穆尔西总统第二天就发表声明，表示尊重最高宪法法院的裁决，致力于防止国家机构间出现冲突和矛盾，强调这样做是因为埃及是一个法制的国家。同时，作为民选总统，穆尔西总统于8月12日对穆巴拉克下台后大权独揽的军方高层果敢地进行了调整，解除了国防部长坦塔维、总参谋长阿南、海军司令马米什、防空军司令赛义夫、空军司令哈菲兹等高级将领的职务，并且取消了2012年6月17日军方颁布的由军方暂行立法权的宪法补充声明，还立法权于民。

第五，采取务实态度，做美国工作，减少美国对穆斯林兄弟会的疑虑。为此，穆斯林兄弟会于2012年4月8日派团赴美国，宣讲其温和的伊斯兰主张，承诺尊重埃及所签订的国际协定，表示不对与以色列签订的《戴维营协议》进行全民公投。<sup>[5]</sup>在解除对加沙地带封锁这一敏感问题上，穆尔西当选后也十分谨慎，对巴勒斯坦的哈马斯组织只承诺采取措施，缓解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的生活困境，并未应允完全开放拉法口岸。同时，穆尔西当选总统后决定访问美国。穆斯林兄弟会向美国示好，是希望减少美国对其疑虑，继续得到美国的经济援助，以振兴埃及经济。

面对埃及政局的变化和穆斯林兄弟会的胜利，曾扬言永远不会与穆斯林兄弟会对话的美国也改变了态度。2012年1月，美国驻埃及大使正式拜会了穆斯林兄弟会的领导人，承认过去美国在支持穆巴拉克政权方面犯了许多错误。7月14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访问埃及并拜会了穆尔西总统，就美埃关系和地区问题进行了会谈，表示支持埃及的政治过渡。美国接受穆斯林兄弟

---

[5] “穆兄会欲修好美国”，人民网，2012年4月9日，<http://world.people.com.cn/GB/17602604.html>。

会上台的现实,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穆斯林兄弟会理智的政策取得成效。

## 二、其他阿拉伯国家伊斯兰温和力量的上升

与埃及政治格局的变化相似,其他一些阿拉伯国家的温和伊斯兰力量也抓住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纷纷登上历史舞台,扮演主角。

在引发阿拉伯世界动荡的突尼斯,温和伊斯兰政党“复兴运动”在2011年10月举行的制宪会议选举中获得40%的选票和议席,成为第一大党。<sup>[6]</sup>接着在当年12月12日举行的突尼斯总统选举中,伊斯兰政党支持的蒙塞夫·马祖吉登上总统宝座。

由于“复兴运动”的宗教色彩,突尼斯国内世俗人士在“复兴运动”获得制宪会议选举胜利后担心其将推行伊斯兰法,危及世俗的政教分离原则。对此,“复兴运动”领导人加努奇一再承诺:世俗化的突尼斯不会走向伊朗的政教合一的神权国家模式,而将效仿土耳其的发展模式。

同样的历史进程也出现在摩洛哥。在2011年11月25日的议会选举中,伊斯兰政党“正义与发展党”表现不俗,得到30%的支持率,成为第一大政治力量,在395个议席中占107席。该党总书记基兰随后被摩洛哥国王正式任命为首相。20世纪80年代初,基兰改变激进的政治立场,接受摩洛哥宪法,并创建了温和的伊斯兰政党“改革与复兴运动”。1998年“改革与复兴运动”更名为“正义与发展党”。该党拥护君主制,反对暴力和恐怖主义,主张以渐进方式对社会进行变革。在此次议会选举中,“正义与发展党”主张提高工人最低工资和养老金,强调打击腐败,鼓励传播温和的伊斯兰教义,捍卫民主的伊斯兰王国。由于没有获得议会绝对多数,“正义与发展党”表示愿与其他政党联合组阁。正是由于“正义与发展党”温和的伊斯兰立场,选民才通过选票表达对其的支持。

在人民的支持下,摩洛哥于2011年7月1日就限制国王权力和扩大议会权限的新宪法草案举行了全民公决,98%以上的民众投了赞成票。按照新宪法的规定,国王放弃部分权力,但仍为国家元首、武装部队最高统帅和宗教

---

[6] “复兴运动”是1989年从突尼斯穆斯林兄弟会更名而来,为的是淡化其伊斯兰激进主义运动的色彩。尽管如此,当时的本·阿里政权在1989年至1992年间还是对“复兴运动”进行了镇压,其领导人或被关押或逃亡国外。当本·阿里政权倒台后,“复兴运动”卷土重来。



领袖。首相从议会选举中领先的政党中产生，拥有解散议会和罢免大臣等权力。新宪法体现了民众的诉求，使摩洛哥走上了稳定的议会政治道路，避免了类似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的动荡局面出现。

利比亚亦不例外。在经历了卡扎菲40多年的世俗统治和对创建于1949年的穆斯林兄弟会的长期打压后，伊斯兰教在利比亚影响不减。卡扎菲倒台后，穆斯林兄弟会于2012年3月3日正式组建“公正与建设党”，并在7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位居第二。“公正与建设党”带有温和的伊斯兰色彩，主张世俗的三权分立，尊重人权和新闻自由，支持妇女担任政府公职。

由于伊斯兰的影响在卡扎菲政权瓦解后被释放出来，即使在选举中排名第一的世俗政党“全国力量联盟”对此也未敢小视，选前选后都自我定位为温和的伊斯兰，其领导人贾布里勒在选举获胜后表示，要以伊斯兰教法作为法律依据，这反映出伊斯兰温和力量在利比亚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况且，“全国力量联盟”只是在80位党派候选人席位中占据首位，其余120名独立候选人席位的获得者中，“公正与建设党”的支持者大有人在。他们将在利比亚未来的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摩洛哥的正义与发展党、突尼斯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均是从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分支机构中产生的。利比亚的穆斯林兄弟会则与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关系密切。此外，20世纪40年代中期成立的叙利亚穆斯林兄弟会和约旦穆斯林兄弟会、50年代初成立的苏丹穆斯林兄弟会、60年代末出现的穆斯林兄弟会阿尔及利亚分支——阿尔及利亚伊斯兰运动组织、1987年问世的巴勒斯坦哈马斯都与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有深厚的渊源，均自称是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分支机构。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可见一斑。

### 三、伊斯兰温和力量崛起的原因

阿拉伯世俗政权在政治动荡中纷纷垮台，伊斯兰温和力量抓住有利时机，通过选举掌握政权，开始实践不同于激进的伊斯兰的主张。伊斯兰力量的这种变化，并非出于权宜之计，而是面对形势变化做出的战略选择。

第一，阿拉伯世界执政多年的世俗政权，由于腐败、家族统治问题和亲美立场，导致国家经济低迷，失业率高居不下，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引起了民众的强烈不满和社会剧烈动荡。在人民的抗议和示威浪潮中，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和也门的统治者纷纷下台。久居在野的穆斯林兄弟会利用军事强

人政权遭受重大挫折之机登上政治舞台。

第二,极端势力从事恐怖活动,滥杀无辜,尤其是9·11事件,激起了全世界的愤怒,失去了民心,促使伊斯兰温和力量反思。在伊斯兰极端势力看来,只要对西方采取恐怖活动,就可迫使西方满足其解决阿以冲突、归还圣城耶路撒冷和失地的政治目的。殊不知这种非理性的手段引起了包括穆斯林世界广大人民的反感和深恶痛绝,不仅达不到解放被占领土的目标,反而抹黑伊斯兰教。

此外,人类已进入现代社会,经济全球化使阿拉伯世界与其他地区联系密切,民众要求民主、自由的浪潮浩浩荡荡,不可阻挡。在现实面前,伊斯

兰理性的力量认识到,走回头路,建立中世纪式的神权统治与当代社会格格不入,难以被多数人民接受。因而伊斯兰温和力量与极端势力拉开了距离,奉行现实理性的政策。

---

经济全球化使阿拉伯世界与其他地区联系密切,民众要求民主、自由的浪潮浩浩荡荡,不可阻挡。在现实面前,伊斯兰理性的力量认识到,走回头路,建立中世纪式的神权统治与当代社会格格不入,难以被多数人民接受。

---

第三,宗教力量只有和世俗力量达成妥协,才能化解本地区面临的挑战。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世俗和宗教力量长期处于对立状态。世俗军事强人政权剥夺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存在的合法性,转入地下的伊斯兰极端力量则采取恐怖手段与世俗政权对抗。这种教俗之争削弱了

本地区各国的实力,导致阿拉伯国家对内不能解决经济和民生问题,对外不能收复被以色列占领的圣城和失地。阿拉伯世界要应对和解决所面临的严峻挑战,非停止内讧,整合力量不可。目前,世俗力量严重受挫,宗教极端势力也不得人心。这促使伊斯兰力量中的温和派调整政策,寻求正确的发展道路。在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就与代表世俗力量的军方相互容纳,军方承认了穆尔西当选总统的现实并服从总统对军方高层的调整,穆尔西总统也照顾军方面子,在解除了国防部长坦塔维、总参谋长阿南的职务并令其退休后,任命二人为总统顾问并授予象征最高荣誉的“尼罗河勋章”,同时分别委任被解职的海军司令马米什、防空军司令赛义夫和空军司令哈菲兹等高级将领为苏伊士运河管理局董事会代主席、阿拉伯工业化组织董事会主席和军工生产国务部长。在突尼斯、摩洛哥,宗教力量和世俗力量也寻求合作,共同治理

国家。这种态势是阿拉伯世界宗教和世俗力量斗争和妥协的结果，也是各方适应国际和国内形势演变的必然选择。

第四，阿拉伯世界现代化取得进展，中世纪落后的观念受到制约。阿拉伯各国获得独立后，建立了现代的教育体系，普遍实行普及小学义务教育。以埃及为例：目前，埃及实行普及小学义务教育制度，全国共有小学、初中、高中和中等技术教育学校42184所，其中公立学校37218所，学生1520万名，私立学校4966所。共有大学34所，包括著名的开罗大学、亚历山大大学、艾因·夏姆斯大学、爱资哈尔大学等，<sup>[7]</sup> 大学高等教育平均入学率达32%。而在1907年，埃及只有60.9万人受过教育。<sup>[8]</sup> 教育的普及提高了民智，使民众摆脱落后宗教观念的束缚。

政治现代化也取得了进展。从1923年起埃及开始实行代议制，尽管历经君主制和军事强人政体，但议会选举制度一直延续下来。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和政治现代化的推进，愈来愈多的民众支持政治体制多元化、文化多元化，宗教间的宽容渐渐深入人心。这种变化推动了穆斯林兄弟会由激进转向温和，开始强调伊斯兰包容所有一切。穆斯林兄弟会参加议会选举的候选人阿姆尔·扎基在一次集会上就与一位女性社区组织者和一位基督教牧师一起站在演讲台上。他对牧师说：“我们将你的教堂和我们的清真寺看得同样珍贵。”<sup>[9]</sup>

第五，穆斯林兄弟会群众基础雄厚，组织严密。埃及穆斯林兄弟会自1928年成立以来，苦心经营，兴办学校、医院和慈善事业，深得民心，成员达几十万，在长期被打压的政治环境下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此外，遍布各地的清真寺拥有地产、实业和雄厚的资金，为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救济穷人和支持社会福利提供了物质基础。这种组织上的优势在穆巴拉克政权倒台后显现出来，很快转化为选举胜利。其他阿拉伯国家的穆斯林兄弟会和伊斯兰温和组织也具有相当的实力、能力和经验。

第六，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的成功经验起到了榜样的作用。2002年以来，土耳其温和的伊斯兰政党正义与发展党赢得选举，推行自由化改革，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妥善处理与世俗力量，尤其是军方的关系，越来越深得民心，因而得以连续执政，为阿拉伯世界树立了榜样。土耳其模式越来

[7] 埃及国家概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

[8] 毕健康：《埃及现代化与政治稳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4页。

[9] Elizabeth Arrott, “Egypt’s Muslim Brotherhood: Longtime Outsiders as New Establishment?” Voice of America, Cairo, 27 November 2011.



越成为阿拉伯世界伊斯兰力量向往的选择。

#### 四、对地区和国际的影响

伊斯兰温和力量在阿拉伯重要的国家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是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后中东地区最具重大影响的事件。它不仅改变了该地区的政治生态和内部的力量对比，也对当今世界格局产生强烈冲击。

首先，中东格局将发生变动。目前，伊斯兰温和力量虽然只在埃及、突尼斯、摩洛哥和利比亚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主角，但由于在当下阿拉伯世界的动荡中，各国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相似，这种现象有可能逐步扩展到其他阿拉伯国家。因此，在埃及等国变化的冲击下，在穆斯林兄弟会成功的鼓舞下，伊斯兰温和力量在阿拉伯大多数国家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是必然的趋势，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未来，随着阿拉伯变革潮流的向前推进，阿拉伯国家议会和总统选举中，伊斯兰温和力量的表现将会令人刮目相看。

第二，伊斯兰极端势力与温和力量的矛盾将会加深。随着伊斯兰温和力量的崛起，中东地区的伊斯兰宗教力量找到了发挥政治作用的正确道路，越来越多的虔诚的穆斯林将会摆脱激进势力的影响，被吸引到伊斯兰温和力量一边。伊斯兰极端势力为了挽回颓势，会与温和力量展开激烈博弈。2012年8月5日，伊斯兰圣战组织在埃及拉法地区检查站发动袭击，企图越界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伊斯兰极端势力的这一举动，表面看是为了打击以色列，实际上是为了争取阿拉伯群众，与温和力量争夺民心。穆尔西总统对此迅速做出反应，要求惩罚袭击者。

第三，阿以关系将面临新的调整。冷战结束后，阿拉伯世界多数国家奉行亲美政策。这些国家的世俗政府虽表示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解放事业，但力度甚微。以色列因安全环境未面临严峻挑战，无意真正推动巴以和平进程，拒绝在犹太人定居点、耶路撒冷地位、未来以巴边界、难民返回和巴勒斯坦建国等问题上做出妥协，阿以和谈因此举步艰难。伊斯兰温和力量上台后，阿以之间的这种相对平静的态势将被打破。尽管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承诺遵守前政府与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国际社会签订的协定，但将会在物质和精神上加大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援助。2012年7月23日，埃及部分解除了对加沙地带长达5年的封锁，允许巴勒斯坦人自由入境，不需要安全许可和签证。这预示着在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引领下，阿拉伯世界将逐渐改变在支持巴勒斯坦人

民收复失地和建国斗争方面口惠而实不至的状态。面对阿拉伯人民团结的加强，以色列忧心忡忡，将不得不做出政策调整，避免陷入困境。

第四，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下降。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后，大多数阿拉伯国家的世俗政权与美国关系密切，推行加大打压本地区激进势力，与美国的铁杆盟友以色列和平相处的政策。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上升。但是，这种局面在伊斯兰温和力量崛起后难以为继，因为穆斯林兄弟会等温和力量对美国偏袒以色列的政策深恶痛绝。而美国受制于国内犹太院外集团的掣肘，也难以改变在巴以冲突问题上的亲以立场。在涉及到圣城耶路撒冷归属、犹太人定居点、巴勒斯坦建国等问题时，美国政府，不论是共和党或民主党主政，都不会真正向以色列施加有效的压力。因此，伊斯兰温和力量与美国的矛盾迟早将会爆发和加深，这将削弱美国在中东的主导地位。对此，基辛格博士似乎颇有预感，他表示，“美国应当准备对付那些通过民主选举上台的伊斯兰政府。”<sup>[10]</sup>

## 五、结论

随着伊斯兰温和力量的崛起，阿拉伯世界进入了重要的转折期。在历史转变的紧要关头，伊斯兰温和力量面临发展经济、创造就业机会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重任，还会遭遇来自世俗力量和激进宗教势力的掣肘，但只要继续坚持与世俗力量的和解，坚持政教分离的宪法原则和宗教宽容，坚持通过和平手段实现社会公正的政治诉求，伊斯兰的温和力量将创造阿拉伯世界辉煌的历史。

---

[10] Henry A. Kissinger, “A new doctrine of intervention?” *The Washington Post*, 31 March 2012,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a-new-doctrine-of-intervention/2012/03/30/gIQAcZL6lS\\_story.html](http://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a-new-doctrine-of-intervention/2012/03/30/gIQAcZL6lS_story.html).